

诗是余光中的初恋，也是他一生的罗曼史。
他的诗，从古典到现代，从柔美到阳刚，从怀乡到咏史，
从造像到咏物，风格与主题的变化极大。
小品如《乡愁》，长篇如《敲打乐》，
壮烈如《刺秦王》，谐谑如《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
均收入他为本社自编的这本诗选。
本选集从余光中的十六本诗集中选出，
依年代顺序排列，余氏的代表作，
包括广受喜爱的《乡愁》，
尽在此中。

与海为邻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余光中 著

余光中自选集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策划 肖关鸿

为邻与海

余光中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周艳梅

与海为邻

余光中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30,000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897-5/I·1532 定价：18.00元



自序

—

大约从二十岁起,我这一生在文学上开辟的空间,前后共为四度。年轻的时候我自诩“右手写诗,左手为文”,并且把第一本散文集叫做《左手的缪思》,显然以诗为正果,而以文为副业,至于评论与翻译,则更为余事,可以交给第三只手了。后来发现这左手的副业,虽未刻意插柳,竟也渐自成阴,乃悟诗文双管皆为汉魂所附,宜乎齐下,求其两全。所以我在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自序里说:“散文不是我的诗余。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正如佛洛斯特所言:‘双目合,视乃得。’(My two eyes make one in sight.)”

在中国传统里,写诗、写散文,都是文人的当行本色:许多文人未必诗文双绝,至少也是双管并握,不致偏行。唐宋八大家里,至少有五家称得上双绝。这现象,在西方就少见

了。至于评论与翻译，作家行有余力，固然可以兼差，但毕竟是学者用力的范围了，至少对作家是半述半作的边区。诗、散文、评论、翻译，正是我经营文学的四度空间。四者之间因为用心的方式不同而有差异，但是有一种精神一以贯之，便是我对中文始终不渝的敬爱。中国文学一代代的传承像接力赛，我手中的这一棒是远从《诗经》、《楚辞》，经由李、杜、韩、柳、欧、苏一路传来，棒上还留有他们的掌温，不能在我的手中落地。

二

诗是我的初恋，也是我一生的罗曼史，眼看她已经与我白头偕老了。不对，只是诗人老了，诗，仍然年轻。在这多变而又速变的时代，都快进入二十一世纪了，诗，仍然是折旧率不能欺负的东西。

《与海为邻》是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自选的诗选，其中的一百四十多首作品，依年代顺序，分别选自我的十六本诗集，无论在题材、诗体、风格与写作的时空背景各方面，都颇具代表性。我一生写诗，迄今产量约为八百四十首，选入这本《与海为邻》的占了六分之一。

我是二十一岁那年（一九四九）在厦门上船，告别大陆的。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我曾去美国念书、教书，前后五年，后来又去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达十一年，其余的悠悠岁月都在台湾度过。生命的地理拼图，有两块大陆、一座岛、一座半岛；诗作的分布是：旧大陆时期只留下三两首少作，因为

我在离开故土的前一年才写起诗来；新大陆时期得诗五十六首，香港时期得诗一百七十首，其他的诗则都在台湾写成。《与海为邻》所选各时期作品的数量，除旧大陆时期是例外，余皆合乎实际的比重。

题材与风格的发展太过纷繁，而论者已多，在此不拟自剖。诗体则比较客观，不妨略述。我写新诗，是从新月派的格律诗入手，久而病其单调、拘谨，转向句法、韵式、分段、回行各方面寻求变化，却始终不曾“变节”，向所谓自由诗投降。自由诗之误解、误用，乃当今新诗之沉痾，病情是有自由而无诗。格律诗的毛病是拘谨，相反地，自由诗却病于散漫。当初新诗人改写自由诗，是要跳出格律诗的“韵文化”，不料矫枉过正，又纷纷堕入了“散文化”。我早期写诗，多为整齐分段，后来发现，分段虽有整齐、工巧、清晰之功，却不如全诗（尤其是长诗）一气呵成，不加分段时，那种累积的分量与伸缩的弹性。我后期的诗不分段的渐多，就是想在诗艺上把中国的古风与西方的无韵体融于一炉。

三

我写散文比写诗要晚七八年，开始只当它是“诗余”的骋笔，未曾预期它会与诗齐驱。几经放蹄驰骤，作品渐多，风格崭露，才发现这种文体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尚有广阔的沃土可以开发。于是我双管齐下，一方面探索新的文体，锻炼新的语言，一方面在观念上鼓吹革新，发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类的文章。其结果，我在散文上虽然起步晚了

几年,但是凭了诗的巧力,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竟然进展较快,功力早熟。

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我指出当时(六十年代初期)积习已久而迄仍流行的三种病态散文:伪学者的散文(又分西而不化的洋学者文体与文白夹缠的国学者文体)、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并且鼓吹兼顾弹性、密度、质料的现代散文。

所谓弹性,不但是指句法的长短相济、正反互补,节奏的可快可慢,音调的可重可轻,也指语言的兼容并铸。口语的自然生动当为白话文的基调,如能佐以文言的严整简洁,英文的主客井然、虽长不乱,甚至俚语的偶然穿插、亲切坦率,文体必然多元而富弹性,不致沦为单调、刻板。其理正如多元合金往往胜过单纯金属。

知性与感性的把握与调配,也是散文的一大艺术。知性重客观,感性凭主观。知性重分析,感性凭直觉。知性要言之有物,持之成理,感性要言之有情,味之得境。散文佳作往往能兼容二者,而使之相得益彰。诸葛亮的《出师表》本是公文,却写得真情流露;杜牧的《阿房宫赋》显为美文,却由感性转入知性,以史为戒,力贬奢华。而同一散文大家之作,知性与感性的比重也变化多姿。例如苏轼论人之作,《晁错论》绝少抒情,至于《范增论》、《贾谊论》、《留侯论》,则抒情一篇浓于一篇。《方山子传》又别开生面,把抒情寓于叙事而非议论。而《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五记,却在抒情文中带出议论,其间情、理的比重各有不同,但知性与感性均有交汇。

所以太硬的散文，若急于说教或矜博，读来便索然无趣。而太软的散文，不是一味纵情，便是只解滥感，也令人厌烦。其实不少所谓“散文诗”或“美文”之类过分纯情、唯感，溺于甜腻的或是凄美的空洞情调，结果只怕是美到“媚而无骨”，雅到“俗不可耐”。这种阴柔的风气流行于我年轻时代的文坛，所以早年我致力散文，便是要一扫这脂粉气。我认为散文可以提升到更崇高、更多元、更强烈的境地，在风格上不妨坚实如油画，遒劲如木刻，宏伟如建筑，而不应长久甘于一张素描、一幅水彩、一株盆栽。当时我向往的不是小品珍玩，而是韩潮苏海。我投入散文，是“为了崇拜一枝男得充血的笔，一种雄厚如斧野犷如碑的风格。”

《满亭星月》是我自编的散文选，依文类性质，分为抒情散文，知性散文，小品杂文三辑，约占我散文产量的三分之一。

四

我写评论文章，多从创作者的立场出发，经验的归纳多于理论的推演，表面上是在写评论，其实是为自己经营的文类厘清观点，探讨出路。这些所谓论文，或论文体，或论作家，或自我剖析，或与人论战，或自动为人写书评，或应邀为人作序，短则三两千字，长且数万言。

早年意气风发，每见缪思蒙尘，辄挺身而出，与人论战。后来觉悟，真理未必愈辩愈明，精神反而愈辩愈损，与其巩

固国防,不如增加生产,多多创作。叶慈说得好:“与人争辩,乃有修辞;与己争辩,乃有诗。”一位作家多与自我争辩,有趣多了,也有益多了。

同时我又发现,概论未必宏观,写多了容易沦为空洞,甚至像入门的教科书。反而从专题切入,可以直探核心。许多精彩的评论都能因小见大,就近喻远,一发拈出,牵动全身。小题目往往需要大学问,正如旗子虽小,却要长风吹拂,才能展开。

中年以后,求序的人渐多,为人写序便成了我评论文章的一个新文体,也算是一种“遵命文学”吧。近三十年来,半推半就,我为人写序竟多达三、四十篇,这些“无心之柳”已自成荫,两年前终于收集成书,题名《井然有序》。照例新书出版,喜气洋洋有如婚礼,写序人不论是不是证婚人,原则上也是一个贺客,怎能不讲几句祝福的话呢?但是贺客满堂,又有几个人会记得他的客套陈腔呢?为人写序,如果潦草成篇,既无卓见,又欠文采,那就只能视为应酬。反之,如果序言见解高超,文采出众,则不仅有助文学批评,更可当做妙文欣赏,不仅有助对该书的了解,更可促进对该文类或该主题的认识。因此,我的序言往往写成了书评,而贺客的身份也变成了净友。

当前的文学批评,精警的实在罕见,比较流行的则包括下列三种。第一种可称“泛述草评”,论者所知不多,所见不深,而又无心或者无力用功探讨,于是浮光掠影,敷衍了事。第二种可称“情话呓语”,论者感情冲动,遣词奢华,加以存心溢美,所以少用分析、比较、引证,多凭直觉、印象、讹传,

通篇颂扬的高调，简直成了散文诗。第三种可称“食洋未化”，论者多为专家教授，西学未必精深，中文往往不谙，而所习多为美国学府新兴的理论，拿来套在中国文学的身上，不免削足适履，牵强附会，而搬弄流行的外文术语，解释既不透彻，翻译又不妥贴，往往陷于窘境。评论应该是一种澄清的过程，但是当前的不少论文却愈说愈复杂，疏远了困惑的读者。

不称职的评论文章，几乎都有一个通病：文笔欠佳。文学原是文字的艺术，评论家论来论去，无非一位作家如何用文字表达人生。但是评论家原则上也是一位作家，因为他评论别人如何使用文字，所用的也是文字。换句话说，他也是一种艺术家而非科学家：对于艺术，他没有豁免权。他既有权利来评断别人的文字，也应有义务来表现自己的文字已达水准。评论家的文字如果不出色，甚至不通，他有什么资格指点别人的得失？手低的人，真会眼高吗？试看《文心雕龙》或者《诗人列传》(The Lives of the Poets)，手低的人写得出吗？

《连环妙计》为我自选的评论集，依受评的对象分为诗、散文、绘画、翻译、音乐、其他等六辑，约占我评论产量的七分之一。

我这一生写诗虽逾八百首，但是我的诗不尽在诗里，因为有不少诗意已经化在散文里了。同样地，所写散文虽达一百四十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尽在散文里，因为有不少文情已经化在评论里了。说得更武断些，我竟然有点以诗为文，而且以文为论。说得耸动些，这简直是“文体乱伦”。但

说得豁达些,不过是“文体贯通”。在写评论的时候,我总是不甘寂寞,喜欢在说理之余驰骋一点想象,舒展一点情怀,多给读者一点东西。这风格并非刻意安排,而是性情如此。我不信评论文章只许谨守学究气,不许流露真性情。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高雄中山大学

目 录

自序	1
----	---

舟子的悲歌(1949—1952)

扬子江船夫曲	3
沉思	5
算命瞎子	7
舟子的悲歌	8
淡水河边吊屈原	10
伊人赠我一发歌	12
昨夜你对我一笑	14

蓝色的羽毛(1952—1953)

又回来了	19
灵感	20

北京人	21
祈祷	23
✓珍妮的辫子	25
十字路口	26
吊济慈	27
 天国的夜市(1954—1956)	
女高音	31
批评家	33
新月和孤星	34
给惠德曼	35
✓项圈	38
咪咪的眼睛	39
✓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	40
 钟乳石(1957—1958)	
空宅	45
火星大使的演说	46
✓星之葬	48
羿射九日	49
西螺大桥	51
招魂的短笛	53
 万圣节(1958—1959)	
尘埃	57

芝加哥	59
新大陆之晨	61
冬之木刻	64
我之固体化	66
真空的感觉	67

五陵少年(1960—1964)

五陵少年	71
登圓通寺	73
✓春天,遂想起.....	75
凯旋式	78
森林之死	80
月光光	84

天狼星(1960—1963)

天狼星变奏曲	89
--------------	----

•莲的联想(1961—1963)

莲的联想	95
✓等你,在雨中.....	97
✓碧潭	99
月光曲	101
茫	103
诀	105
情人的血特别红	108

回旋曲	110
-----------	-----

、敲打乐(1964—1965)

七层下	115
灰鸽子	117
当我死时	119
敲打乐	120

在冷战的年代(1966—1969)

致读者	131
凡有翅的	132
双人床	134
如果远方有战争	136
火浴	138
或者所谓春天	141
夜行人	144
安全感	146
在冷战的年代	148
一枚铜币	151
忘川	153

、白玉苦瓜(1970—1974)

江湖上	159
鹤嘴锄	161
民歌	163

乡愁	165
长城谣	167
楼头	169
守夜人	171
水仙操	173
飞将军	174
白玉苦瓜	176
乡愁四韵	178

• 与永恒拔河(1975—1979)

灯下	183
西贡	185
雪崩	187
小褐斑	188
公无渡河	190
唐马	191
苍茫来时	193
与永恒拔河	195
蔡元培墓前	197
漂给屈原	200
哥本哈根	202
独白	204
蟋蟀吟	206
水晶牢	208